

神學院通訊

Divinity School Newsletter



第七期 Issue No. 7
(總第九十一期) (Original Issue No. 91)

二〇〇六年二月
February, 2006

電話 Tel: (852) 2609-6705 傳真 Fax: (852) 2603-5224

電子郵件 Email: theology@cuhk.edu.hk

網址 Website: www.cuhk.edu.hk/theology/



崇基神學的 後現代性格

溫偉耀
本院副教授

關於崇基神學的立場定位，向來江湖傳聞甚多。較苛刻的，有以「異端」與「正統」的對立去分判；較溫和的，就以「保守」與「開放」、「自由派」與「福音派」等界別，去標誌崇基的神學面貌。究竟崇基的神學世界，是否就如傳聞中的「另類」、「出位」，甚至是「洪水猛獸」呢？我在崇基教學、生活，不經不覺也超過六年了。每年迎接一張一張踏進神學樓

的新面孔，又送掉畢業同學的腳蹤。同事之間，從起初的客氣寒暄，到現在不少已成深交，總算把捉到大家常掛在口邊的「崇基人」是怎樣的一種體認。我覺得硬是要梳理對崇基神學立場的誤解與澄清，是無謂的。倒不如把它放在另一個框架去評量，可能更加有建設性。我說的是，崇基神學的後現代性格。

自反性的思維（Reflexivity）

「自反性的思維」並非盲目的反對權威，而是反對盲目的信任權威。崇基神學要求每位同學自己去承擔尋索答案的責任。¹ 崇基學院神學院的老師，罕有以「永遠勝利者」的高姿態去授課。他們更喜歡以對談的方式，去讓個別同學自己詮釋他/她所領會的意義。² 誠然，崇基神學可能比較其他神學院有更強的批判性。所以同學們入學的初期，會遇上頗令他們震撼的衝擊。不斷的在思考和判斷上掙扎，是不太好受的。崇基神學沒有預設的、標準的答案。「言之有理」而不是「權威如是說」，是判斷的邏輯。崇基神學的信念是，他日同學們畢業後進到事奉的工場，他們將會碰上的問題和抉擇，絕大多數都不會在神學的課堂上討論過（儘管相類似的處境，但也不會是完全相同的）。同學們要懂得用自己的思考去尋索反思後的判斷，才是最真切的答案。套用那古老的說法：崇基神學不賣魚，她傳授捕魚的方法和技巧。

有人問：崇基神學的神學立場是甚麼？吊詭的是，崇基神學正正就是沒有一套特定的意識形態。可能這正就是崇基神學的後現代性格。所以崇基可以容納不同神學背景和立場的同學，也招聚了不同神學見解的老師。事實上，在崇基學院神學院的不同老師之間，大家對某些教義、倫理判準，甚至聖經的理解，都各有不同。但只要對方的見解是言之成理的，都應該是我所尊重的。就正如我的神學不代表崇基的立場，另一位老師的立場，也並不可以就被認定等於是「崇基的」觀點。

敘事性（narrative）的訓練模式

「真理」並不是懸掛在真空之中一顆孤芳自賞的鑽石。「真理」是豐富的、多面的，她在不同的場景、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映照之中，迸發出多種不同的光芒。真理之光是多面的、動態的美。所以對個別不同的人，真理的具體意義，是呈現於他/她的生命歷程（life history）的敘事框架（narrative frame）之中。³ 崇基神學相信，每位同學對真理的認識和掌握，必須接受真實處境的挑戰，透過他/她親身的回應（interaction）與

詮釋（interpretation）而獲得的。⁴ 因此，崇基神學對同學的訓練模式，是強調「實戰」的衝擊。「實戰」的衝擊與「虛擬」的衝擊不同的地方，是將同學放在一個世俗的大學校園處境之中——同房的宿友可以是一位唸社會學的無神論者；每天在課室內外的生活，周遭大都不是基督徒。講授基督教倫理學的老師，當然是植根於基督教傳統的學者。但下課後到飯堂午膳、追逐校巴去轉課堂的時候，就立即要面對能夠持守信仰立場和倫理價值的考驗。

崇基的神學生，除了修讀基督教信仰的課程，也選讀其他學系的科目。講授傳媒文化分析的教授，可能是一位新馬克思主義者，而不會是那位拍過幾部福音電影的基督徒監製，他絕不會替我們的神學生急不及待的提供了基督教的標準答案。哲學系的教授，可能會毫不留情的拆解關於神存在論證的邏輯謬誤；社會系的教授，可能會告訴你基督教會在現代化、市場化和世俗化的洶湧波濤之中，已經奄奄一息。這是「實戰」衝擊的訓練，不是一般神學院在練靶場的射擊、「虛擬」的演習。崇基神學「敘事性的訓練模式」，是要讓每位同學不需要等到畢業後進入了工場，才去掙扎於理論與實踐之間的張力。打從第一天上課開始，就在戰場上學習，在真實的世界中考驗自己信仰的優越性。

多元的宗教語境

崇基學院神學院是一所基督教的神學訓練學院。但她一直以來都是在多元宗教的語境之中持守信仰。作為一所公立大學（中文大學）的一個學部，崇基學院神學院與其他宗教（佛教、道教、民間宗教研究……等）並列、並存，而且持續地在對等的平台上對話。在過去的幾年，我辦公的地方，在我左邊房間寫作和教學的，是來自台灣的道教專家；與我房間打對斜的辦公室，是專任講授佛學的法師。我們經常在走廊閒談、論學。我所碰上的，都是贏得我敬佩、認真而虔誠的宗教心靈。作為基督徒，我也必須承認，現今的世界上不止有基督教一種宗教的存在。在不同的民族和文化中，都有不少偉大的宗教傳統。而她們對人生也有深度的智慧和體

1 參：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 pp.36-45; Steven J. Bartlett, "The Role of Reflexivity in Understanding Human Understanding" in *Reflexivity: A Source-Book in Self-Reference*, edited by Steven J. Bartlett (Amsterdam: Elsevier Science Publishers, 1992), pp.3-18。

2 參見：John Heritage, *Garfinkel and Ethnomethod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4) 論「質詢」(accounts) 與「說明」(accounting)。

3 參見：Martin Holmberg, *Narrative, Transcendence & Meaning: An Essay on the Question About the Meaning of Life* (Uppsala: Doctoral Dissertation at Uppsala University, 1994), pp.39-59。

4 參：Norman K. Denzin, *Interpretive Interactionis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1), pp.33-55; Charles Taylor, *Philosophical Argument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231。

驗、不同意義範疇的貢獻。例如：佛教透過智慧的體悟去消解人生的苦惱，伊斯蘭教操練高度的自我克制去顯示出對宇宙至高主宰的崇敬和絕對順服，道教追尋心靈與大自然如何可以和諧的契合。作為基督徒，我們要尊重這些宗教傳統對人生深度的體會和文化價值。

那麼，在芸芸眾多的宗教之中，基督教有她獨特的價值嗎？當然有。如果說大部分宗教（尤其是東方宗教）傳統所追求的重心，是如何締造一種可以「安身立命」、「修心養性」的高尚人生。⁵ 基督教的信仰核心，卻是「與神和好」——人如何與那位宇宙的主宰恢復溝通、重建親切的關係？所以問題的關鍵是：人需要哪種類型的宗教？需要宗教為的是甚麼？如果某人期望宗教給予他/她「安身立命」的人生指引，那麼他/她選擇儒、釋、道等中國傳統宗教，是無可厚非的。然而，當人要嚴肅地面對「宇宙有沒有創造的主宰？」「我怎樣才可以認識這位宇宙、人生至高的主宰？」「我循甚麼途徑才可以與這位主宰溝通、建立真切的關係？」等問題的時候，基督教就突顯出她的獨特體會和貢獻。因為「與神和好」的關係的追尋，正是基督教的獨特性格。⁶

在崇基學院神學院的老師和同學，都懂得尊重其他宗教信仰的不同貢獻，但同時也更清楚自己持守的真理和尊嚴是甚麼。我們相信這種態度、這種理念，才是一幅真真實實的世界圖象。

後結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t）的信念

我曾經半開玩笑的對同學說，崇基學院神學院的老師，有時候是「正邪難分」的：你以為很正統的老師，他偶爾會說出令人震驚不已的觀點；有些你以為甚「出位」的老師，又會赫然發現他令你驚訝地對教會的愛護和對信仰的堅持。這正顯示出崇基神學的多元性（plurality）、複雜性（complexity）和差異性（différance）。因為我們要承認，我們所處的宇宙人生、甚至是神學論述，都不可以簡單化約為某些可以全盤解釋一切的普遍（萬能）原理。如果我們摒棄了那種「宏大敘事」（grand narratives）的企圖，就發現我們

不但不可以隨便替某人的神學思想去「定性」，而連帶所謂「神聖」（sacred）與「世俗」（secular）的界分，也不可以單一地視為某種事物、文化的定性內在結構。就如莊子所說：「道在尿溺。」⁷ 相信神可以臨在於最世俗的事物之中，並不是將神貶值，而是看透這世界力量的有限性，它不能夠阻止神聖能力的介入。翻開崇基的神學畢業同學錄，當牧師、宣教士、在基督教學校及機構事奉的當然許多。但也有當政府議員的、領導民間政治力量團體的、金融界的、保險業的、法律界的……。因為崇基神學相信，神的國不只規限於基督教會的圈子之內，而是無處不在的。

崇基神學採取「非中心化」（decentering）的解構思維，⁸ 是要讓事物的真相可以如其所如地呈現自己，而不再隨便用「扣帽子」的方法，強行將事實遷就某些預設的理論。所以崇基學院神學院要求同學們無懼於被批判，更無懼於自我批判。常令我印象深刻和感動的，是週四下午的「師生研討」課。通常同學所宣讀的論文，都慘被批判得體無完膚，而同學之間也爭論得面紅耳赤。然後下來的，就是每週四黃昏的集體崇拜、愛筵和晚會。我看見幾小時前才因為不同學術立場而相互抨擊的同學，卻可以在晚會中擁抱哭泣、彼此支持和安慰，是美麗而難忘的圖象。如果說崇基神學是「自由」的，是因為崇基神學堅決不將人隨便「定位」，亦不認為只有某些教義傳統才可以被容納，而且還要頑固地摒棄任何可以質疑的空間。

應該如何看待「後現代性」？有基督徒視之為「洪水猛獸」。也有人正視它的現實性——自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後，因著急速的全球化、經濟一體化、消費主義市場壟斷、資訊媒體革命，到了廿一世紀的今天，「後現代思維」已經不再是一小撮標奇立異的前衛反叛分子的思想，而是時代不可逆轉的大趨勢，⁹ 也是那些決意、有勇氣與時俱進的人所應該熟習的世界。

在我看來，崇基神學的後現代性格，走的也就是這樣的一條道路。

5 參見：霍韜晦主編：《安身立命與東西文化》（香港：法住，1992），〈兩行之理與安身立命〉（劉述先著，頁31-43）；〈儒家安身立命論〉（張立文著，頁44-64）；〈安身立命與儒道互補〉（牟鍾鑒著，頁214-226）。

6 詳論見拙著：〈「後自由主義神學」之後——再思基督教在後現代語境中的「公共性」與「獨一性」〉，載卓新平、許志偉主編：《基督宗教研究》（第八輯）（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頁10-31。

7 見：《莊子》〈知北游〉。

8 參見：王治河主編：《後現代主義辭典》（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非中心化（decentering）」條（頁135-140）。

9 參見拙著：〈後現代主義〉，載黃國欽主編：《21世紀基督徒裝備100課》（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2005），頁625-630。